阳光中心开展“零点关爱”行动 百位社工走上街头

“中途驿站”入住首位13岁流浪儿

上周五晚，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在全市14个区县统一开展“冬日阳光·零点关爱”行动，中心100多位社工走上街头，除了向青少年发放《青少年运用新媒体状况》问卷调查外，还在青少年聚集的地区开展外展工作，发现晚归、不归和无家可归的青少年后，及时进行劝归和跟进服务。

崇明站的社工在“扫街”中发现了13岁的小武（化名），自称被父亲毒打的他正流浪街头。目前中心社工已将他安置在“中途驿站”，后续援助正在展开。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社工走上街头开展“零点关爱”行动。

小武洗去身上臭味。

小武穿上新衣。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26日 发现流浪少年 “不去救助站，怕一个人睡”

上周五晚8点30分，崇明北门路上一家台球馆内，13岁的小武蜷缩在靠墙的一张椅子上，咖啡色的外套又脏又薄，一双手红肿，长有冻疮。泛红的眼睛正望着两位衣着时尚的青年打桌球。

小武衣着的格格不入被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崇明站站长金静发现了。彼时她正带着4名社工穿梭于夜排档、商业街、网吧等青少年常去的地方，开展“零点关爱”行动。刚走近小武，金静就能闻到他身上有一股因为多日不洗澡而散发的酸臭味。“你能跟我说说话吗？晚饭吃了吗？”就这样，金静与小武闲聊起来。父母离异、遭父亲毒打、以乞讨为生在街头流浪，这是金静与小武攀谈后了解到的基本情况。

“先去救助站吧。”金静的提议让小武有了激烈反应：“我不要去！”他边说边还试着抽回被社工牵着的手：“因为我怕一个人睡觉，没有人陪。”于是，金静决定派一名男社工陪同小武在救助站暂住一晚，第二日办妥手续后送到中途驿站。

在与小武交谈时，金静提出若给他三个实现愿望的机会，他会作何选择。“第一我要开心，第二我想每天睡觉都有人陪。”第三个愿望小武却迟迟答不上来：“如果让你去上学，你想不想？”金静问道。他用力地点了点头。

27日 暂住中途驿站 10岁开始流浪 以乞讨为生

上周六下午，小武被社工送到位于中山北路上某连锁酒店内的“中途驿站”，暂住两晚。据悉，中途驿站于2个月前揭牌，是阳光中心与某连锁酒店合作，为离家出走或无家可归的青少年，免费提供三至五天的临时住所，目前全市35家该连锁酒店均为青少年提供“中途驿站”。

在填写了一份包含个人基本信息、入住原因等内容的记录单后，5楼的一间标房成为了小武“暂时的家”。房间内的空调推送着徐徐暖风，小武穿着单衣裹在被子里。据小武所言，他的家位于崇明中部靠北，行政区域属于江苏海门，父母离异，嗜酒的父亲总打他，他从10岁开始就在外流浪，以乞讨为生，有好心人会买面包、汉堡、面给我，晚上就睡在肯德基、游艺机房内。”

但当被问到“被父亲打得有多狠”时，小武情绪明显低落，好一会儿才捋起袖子，指着右手肘处一条长约七八厘米的疤痕说：“我七八岁的时候我爸用刀弄的。”又拉起裤脚管，指着双脚脚踝处的疤痕表示也是被父亲打的。

中心社工郭士杰负责小武的夜间照护，并进行个案跟进。郭士杰表示，除了带他吃饭，照顾起居外，更重要的是提前了解孩子的成长经历，“填写个人信息与基本需求，此外还会用问卷形式做心理评估，用专业角度分析。最终我们还是希望孩子能回到原生态的家庭环境中。”

28日 多方核实信息 确被打骂 今年被遣返7次

为了核实小武所说的话，昨日，金静与另两位社工走访了崇明救助站以及孩子居住地的村委会。据金静介绍，今年小武的信息已经在崇明救助站登记了7次，有几次是因为自己身体不适自愿前往，有几次是因为蜷缩在路边，热心人帮忙打110后被送到救助站，而据村委会干部说，每次小武被送回去，其父亲都会指着他嚷嚷：“你给我滚出去，不然打死你”。所以小武屡次被送回家，屡次又离家继续流浪。”昨日，金静也跟随村委会干部前往小武父亲的住处，连续敲门却无人应答。

金静表示，周围邻居都说，小武的父亲没有正当工作，还有恶习，对儿子不管不顾。据悉，小武上过两年小学，后因种种原因辍学。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季明律分析说，家庭变故以及父亲的不问不顾会让小武内心受到创伤，而在街头流浪又会受到欺负，更得不到关爱，这很容易让当事人心理扭曲，对家庭、对社会产生扭曲的看法。而这个年纪又是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期，如果继续脱离正常的社会、家庭和学校环境，不拥有文化、基本生存能力和生活保障的小武，为了生存，难免会误入歧途。”

[后续]

先送市救助站 监护人应履行义务

12355律师吴洪表示，13岁的孩子尚未成年，作为父母应当负起监护人的责任：在找到父母的同时了解是否有客观原因导致没有抚养能力。但如果孩子被打情况均属实，并且情节严重的，可以状告父亲虐待，追究刑事责任，并剥夺监护人的监护权。”

同时，吴洪也提到了将于明年1月1日起实施的《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联合印发的意见中例举了七种情形可撤销监护人资格，其中就包括“性侵、出卖、遗弃、虐待、暴力伤害未成年人，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和“拒不履行监护职责长达六个月以上，导致未成年人流离失所或者生活无着”这两种情形。

昨日，阳光中心总干事范惠娟告诉青年报记者，阳光中心社工将于今日陪同小武前往市救助站，在试图联系其“失联”父亲的同时也会联系律师，看是否需要走法律途径提起诉讼，让监护人行使自己应有的监护义务。在过程中若小武暂时不想回到父亲身边而又有求学欲望，他们会通过市救助站，联系与救助站有合作的嘉定新春学校，让孩子先上学。

“法拉利”进厨房，“海派男人”火力全开